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范文正集卷


十七至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范文正集卷十七

宋 范仲淹 撰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
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允渥彌集震驚臣
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

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
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
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
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
頒霽需之私青瑣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
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
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
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

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
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
赴任次無任 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
遣李臺勇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
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爲渙汗臣

中謝向

以昧陋叅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

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僞未究妖兇既斃證
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
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
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
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
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

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

然若驚臣

中謝

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

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

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斂羣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

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
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
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

中謝

臣涉道素淺立身最

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
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
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
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

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
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
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
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
石之心仰答高穹之造臣

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
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

中謝

竊念臣

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
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
聖謨爰廁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
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疎
雖遼隔於明天亦薦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
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
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
忠之節始終弗回體旰昃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

于宸心臣 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
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羣疑
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
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
敢覩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
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聲掩

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與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
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飲代凝冰思苦
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

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

中謝伏念

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聖之知
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爲因循仰祖宗之謀

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
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
尚寘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
聞課最敢覲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
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
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
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
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

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
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

中謝
臣聞

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
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
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王之

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
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
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
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
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
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
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
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

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實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吏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

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
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
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

中謝

竊念臣賦才寡薄

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
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消塵未補覆載何酬
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皇帝陛
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

臣敢不逾勵風宵虔分旰晷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
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

云云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難
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
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
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脫巾銓之冗遽參麗
正之榮恥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

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
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
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
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
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
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
叅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
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為

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泊忝二
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讒因懇避於
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
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潁蓋遭拙疹之未
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疴之見困非晚歲
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
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

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
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
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
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
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
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
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遂
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১০৭১

117

范文正集卷十七

范文正集卷十八

宋 范仲淹 撰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羣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風樂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

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古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脩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

家庭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

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

今爲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
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
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游學之初違離
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
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風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
俯臨葬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
於哀誠身廁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
予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遷

曆之日得及追榮況臣尚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臣無任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觀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有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

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
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虛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
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
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耄耄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
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
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
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
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

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
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閒免於窮困
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
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
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
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

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

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
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
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
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
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
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
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
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
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
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賊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
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
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
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
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
曾犯賊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國家

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
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
天賦才敏學窮閭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素
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今仰被清問
罄陳大畧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
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樞諫科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觀敕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滯
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
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
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
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始霑國恩職不
稱才衆知沈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

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深明經術今退隱泰山
著書不仕心通聖奧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敕文採擢
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
獎庶幾聖朝渙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韓公
同上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
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立邊
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

經畧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僞年歲之

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

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

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

之日況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

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風夜經

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

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

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
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
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
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
得裨萬一臣等無任 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
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

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効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成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

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況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舛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數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爲

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
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
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
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
無任 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急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
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

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況西寇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包藏禍心別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

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
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
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
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
縱其翻覆不失支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
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
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

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
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爲
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聽竊念臣等本以
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
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絕無稱道雖天
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
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
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

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
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況自來帥臣初至則衆
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
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
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
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況今國家急務在於
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鑒使得
盡臣子之心臣等

云云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
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惶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
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
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
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吳賊累
次盜邊必先僞達誠欵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
請和往復連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

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

自擾則於禦扞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
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
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
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
縱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
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
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算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

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
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盡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
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

云云

范文正集卷十八

范文正集卷十九

宋 范仲淹 撰

狀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患重
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
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

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親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
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
遂面奏乞罷叅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
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
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
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
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
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

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
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
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叅知政事并安撫使
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
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
處置邊事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
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
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祿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

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廁台司日瞻宸展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適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陝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

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榷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勦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

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
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
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仰聖

云云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厯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外
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者各
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見任兩
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情理輕亦

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爲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即不

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勅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贍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採於清議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竅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

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
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
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
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
司差權見闕官處勾當所貴不住俸給況本路見闕官
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
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已賊及不如
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脩之爲少荅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

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
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
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
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觀於經術文章實
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
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
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
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

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先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寔狀右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宋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宋春秋之學爲士林所

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
乃出焉寀苦心探賸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
千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
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寔亦
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況寀曾任府界
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
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
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

臣云云

陳乞潁亳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悃上黷高聰逖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以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尪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

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縱
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
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
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
貴閒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
之私惟誓丹衷之報臣無任

云云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
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
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
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
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
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
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

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旁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觀敕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爲天下民困由吏

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
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尚置十九
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
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
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
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
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縣
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迫地里闊遠及陵寢所安

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
朝廷依奉降勅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
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
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
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
稱却費軍人把守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
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
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

況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產業閒慢或逐縣公
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
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
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
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
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
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爲愁苦是害其
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

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有沮言
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
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
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
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爲近
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
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況典故甚明
非出自胷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

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

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
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
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脩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肝旻之憂豈可循默自守
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
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儲備乞
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

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
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
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
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
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爲倚何哉
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
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
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

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羣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
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
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
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
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
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
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大
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

潼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
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
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
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進討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
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
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
遠遶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
立於朔方天下豈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都李晟累奏

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
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遠遼重兵則姦雄奮
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閭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
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
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
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
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

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
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
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
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因而撓之返則追之
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
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
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
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

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失體也若以脩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焉過

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
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
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
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爲大
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
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

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脩東京而先脩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脩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敵入東路此可慮之

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兵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宄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來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

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況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

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
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
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
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
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
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

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譴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

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
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
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
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
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
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
嘗叨近輔知無不言況襄鄧隣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
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臣

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集卷十九

范文正集卷二十

宋 范仲淹 撰

賦

老人星賦

明星有爛
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
明但仰祥光莫辨皤然之象方資睿筭斯垂耄矣之名
皇家以大治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丕變彰御圖之

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
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
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
連珠之瑞兮若無象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
寧悲鐘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
時合偶厯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遙覩
安車之意寧無天駟旁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
德天陳瑞星會茲鼎盛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

美於祥經每觀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
於青冥足使測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
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
二疏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
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
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示勸君之位
兮善建實贊天靈之數允叶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
夢九而嵩嶽之呼萬者也

老子猶龍賦

元聖之德
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譬龍德而彌尊孰可侔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不離清淨之源宣尼之啓迷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劍化同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比盛莫不遺情寵辱放志希夷振淳風而騰驤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訝存身之際絕聖弃智潛疑勿用之時至哲

難偕元功莫極知止而過亢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
飛昇於天路此逍遙於聖域流沙西去曾無戰野之虞
紫氣東來寔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不
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一則宣
教化於區中背僞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生久視寧資
秦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迷杳冥盛稱達變忘機而沈
校是擬著經而負圖可見宋纖比聖堪爲折角之流尹
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

胡能比矣稱虎變者近可方諸我名躋四大之間五靈
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疎故能作大匠之宗師
闡無爲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
躍之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蒙以養正賦

君子能以
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羣守晦蒙而靡失養
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爲
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

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
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
是守又濬哲而易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
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
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
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
顏生信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
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蘊玉而外質蚌含珠而

內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爲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與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蘊道德而不銜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脩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爲器賦

崇禮明義
斯以爲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宗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爲器之功修
之於身豈晚成而是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
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
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爲豈定方圓之體不速
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
者之謂智迷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
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茲禮義其美也

混而爲一其設也分而爲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爲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歆而莫覩聞而能徙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衡身詎有假人之恥念茲在茲無爲而爲但守執虛之戒難忘持滿之規

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
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
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

民庶同樂
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
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
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
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

羣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泰民物
茲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寔萬邦之所
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
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
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
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
之德下以悅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
六律再推自聃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

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遵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
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鐘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
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惟聞
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
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
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
舉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誠發爲德
彰彼天性

聖人生稟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
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
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
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
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爲而爲蘊
彼精醇之志發爲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
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
以見至矣之性所以成自然之誠究其本也蓋鍾純粹

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
而非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
而及者惟彼賢良願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
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
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
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
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
而盛德乃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爲志不求而得終

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爲可觀
於君德動靜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爲聖人
之性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
求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
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
大冶既陳滿籩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曄曄而揚彩英
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況乎

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
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
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
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
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不用工非金而曷求觀此鎔
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爲
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
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之

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美夫五行之粹三品之
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
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
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
鑪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羨魚賦

嘉魚可致
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
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

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
但見嬉游固難馴致常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
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吮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
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爲蓮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
梅之和顧絲繆而則不俯漪漣而奈何凝睇依依控鯉
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頽
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朶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
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愧疎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連馮

河之咎謀之未善烹鮮尚賒弗經營於網網空顧慕於
鱸鮓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爲施罟之功
豈勞彈鋏胡不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又何必其志營
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快悵於泉源之左亦由
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爲待兔之人非設置而奚可然
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器則可爲詎見
力不足者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在臨事而求已將
觸類而起予五餌不陳釣四夸而莫至三綱不緝羅兆

民而則疎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
崇德而無倦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

如歲大旱
汝爲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假一轂汲引之利爲萬頃生成之
惠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
有以見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當其東作云布西
成以期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而大田多稼兮如渴
如飢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豈無陂池抱甕之

行曷濟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爲乃有智者樂水而起
予梓人治材而和汝謂一溉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固
無傷於濡軌軋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是車
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補畎畝之不足損谿壑
之有餘渤潏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
江之練舒詎見瓶羸那慙綆短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
忻忻兮初如律暖載脂載牽幾通鄭國之渠弗馳弗驅
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

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萑萑用
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鉤深予以見因民之利
予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
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爲心賦

人主當用
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爲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
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

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羣生
於九土以爲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
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
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
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
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天我則修富壽之方夫如
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
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

豈不以虛已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
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已從人同底
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絕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
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夸夏賸老氏之旨無欲
者觀妙道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虛受者感人和於天下
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旨也深不以已欲爲欲而以衆心
爲心達彼羣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
臨方今穆穆虛懷巍巍恭已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

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
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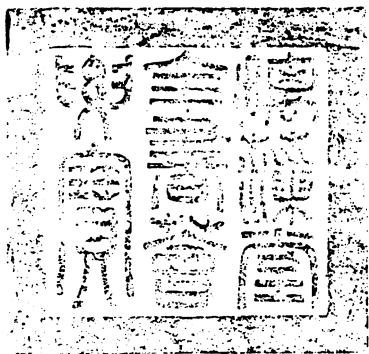
范文正集卷二十

謹案卷二十第二頁後一行元聖之德刊本德訛
道據本賦韻改

第四頁前七行信如愚而有以刊本信訛性據賦
彙改

第七頁後六行蘊彼精醇之志刊本彼訛被據賦
彙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騰錄監生臣徐壇